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概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經濟發展保優勢 兩地合作是基礎

屠海鳴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協常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德江日前在會見香港經民聯訪京團時特別強調，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而同時隨着深層次矛盾的不斷浮現，香港原有的競爭優勢開始弱化，因此在未來3年裡盡快實現經濟轉型、重塑競爭力乃是當務之急。此言不僅是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對港經濟現狀的把脈，更是從全國經濟發展的全局和高度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筆者認為，重視與內地合作交流，從而實現良性競爭、互利共贏，應當是香港實現經濟轉型的重要一環。而其中，特區政府及相關部門更應身先士卒、作出榜樣。

香港最終勝出；再到落實CEPA、開放自由行動港走出沙士陰影，中央的一份份「大禮」的最終目的是希望香港加快與內地融合，盡快實現轉型，用長期的經濟繁榮來保證全體香港市民的福祉。

經濟全球化已勢不可擋，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絕無可能回頭。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香港還不肯放下身段、主動轉型、加快融入全國經濟發展大局的話，「經濟再飛躍」恐怕只能淪為一句空談。再者，就連新加坡、東盟各國都爭相要與中國加強合作，推進經濟一體化，作為「親生仔」的香港，有什麼理由不充發揮背倚內地的區位優勢、加快兩地經濟融合的步伐呢？



屠海鳴

窗口地位降 港風光不再

眾所周知，過去30多年，作為內地改革開放的「窗口」，香港憑着自身優勢，通過向內地輸出資金、技術、資訊、管理和服務，曾創造了諸多經濟上的輝煌。然而隨着內地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本港傳統物流業龍頭地位喪失，工商業風光褪色、金融業面臨嚴峻挑戰，從而導致「窗口」地位受到衝擊。資料顯示，2001年香港GDP總量領先內地31個省市，一城獨大；但到了2012年，香港的排名已經下降到了17位。以單一城市比較，香港不僅已被上海、北京「爬頭」，預計在2015年還將被廣州、深圳趕超。

品質和效益、就業和收入、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等方面都有大幅度提升。內地的經濟穩中求進，但香港的經濟卻在原地踏步。

鄧小平先生在回歸前就曾說過：「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事實驗證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預言：隨着四個中心建設初見成效，上海已開始「試水」自由貿易區；率先施行金融改革的天津濱海新區，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極」；就連尚在建設中的深圳前海新區，也已提出了「再造新香港」的口號。試想如有一日，當港人引以為豪的自由港、免稅城、金融中心、法治人才等優勢不復存在時，香港又該如何面對現實、重新出發呢？

另一方面，隨着「土地紅利」、「人口紅利」的逐漸枯竭，中國經濟已開始注重釋放「改革紅利」，通過國際化戰略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和分工。在這樣大背景下，中央政府充滿着憂患意識。在不久前全國「兩會」閉幕會後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李克強總理首次提出了「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概念，也就是要改造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讓經濟的

中央冀港轉型 保障市民福祉

很久以來，中央就已經看到了香港未來發展這一潛在問題，並通過各種方法助推兩地合作，冀港轉型。同時，在香港與內地發生利益衝突時，更多的是以港為重，護港心切。從1997年朱鎔基總理「保證人民幣不貶值」幫助本港安渡金融危機；到滬港爭辦迪士尼

反觀香港，這些良苦用心與實際努力有時似乎只是「剃頭挑子一頭熱」。這些年來，雖然特區政府對於粵港合作、泛珠三角合作已越來越重視，但總體而言，面對內地的競爭和發展，香港還是顯得準備不足、應對乏策；面對合作機遇，則更缺乏主動，甚至還會略顯抗拒。這與中央對港的殷殷期盼、內地各省市的合作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無形中也使香港錯失了很多轉型發展良機。

當年，在上海迪士尼項目頻傳立項時，作為香港迪園的大股東，特區政府除了響應媒體的官方表態外，有沒有想過第一時間聯繫上海，了解兩地迪園競爭差異，共商錯位競爭策略，從而避免「零和競爭」的發生呢？當有消息稱天津濱海新區即將開通「港股直通車」時，本港的金融主管機構為何不能第一時間主動出擊、尋求合作商機呢？

特首推動「內交」力不到不為財

需要指出的是，僅有行政長官一人的覺悟是不夠的，「推進兩地合作、謀求互利共贏」的觀念應該為特區政府的每個部門所認同與秉持。另外，除了加強與中央對口部門的溝通交流外，本港還應對與內地各省市的合作交流給予更多重視。

反對派「基本法緊箍咒論」是作賊心虛

徐庶

濫用司法覆核阻礙施政

陳基亮 法學博士生

管見集

反對派對於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講得最多的是「基本法不應成為緊箍咒」。他們最近發明了一個新說法，就是「在基本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框架內討論行政長官的提名，「要看看公約中的普選定義是否適用香港」。說穿了，基本法是陪襯的，他們的目的是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來約束行政長官普選。這不過是偷天換日之計，拿來欺騙市民。

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最近說，「基本法其實只是一個框架，沒有寫明任何事情只能以一種方法進行，底線寫得鬆動，只要符合底線即可。」石永泰有點心虛，辯稱「並不是針對某個法律觀點及有人濫用了某條法律條文，而是很多不同人士說話的語境，令人有憲法、法治不是用來制衡權力，反之是用來制衡人民訴求的觀感，整天掛在嘴邊，是惘人。」作為大律師公會的主席，應該知道權力的來源和制衡，必須有憲法作為依據，如果沒有憲法的授權，政權就不可能成立，沒有合法的地位，也不可能行使權力。這不過是政治的ABC，這句話出自大律師公會主席之口，未免是貽笑大方。石永泰可否告訴香港人，世界上有哪個政府或者政府首腦，是無需依照憲法產生的呢？

憲法文件並不是緊箍咒，而是民主的基礎，民主的規矩，民主權力的來源。沒有了憲法文件，政權就沒有法律依據，政府權力就沒有合法的授權，統統都運作不起來。「緊箍咒論」可以說是作賊心虛，知法犯法。有了基本法，他們的偷

樑換柱伎倆，他們宣稱的所謂「真普選」騙局，就穿崩了，騙不到任何人了。

普選的定義是非常清晰和簡單之極，就是有了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之後，每一個合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反對派增加了一個「真」字，叫做「真普選」，原來他們心裡有一個詭計要變成「真獨立普選」，要變魔術，把香港特別行政區變成「香港共和國」，按照一個國家的體制模式進行選舉。香港不也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而是一個獨立國家。所以，他們最痛恨基本法，說基本法是「緊箍咒」。

其實，基本法就是要對付那些企圖把香港分裂出去的政客，所以基本法第一條，就講清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對派自己說「愛國愛港」，又說「愛國愛港能夠夠用法律語言表述？」更加說「不要再費時間去討論愛國愛港問題了」。總之，一提到基本法就會條件反射，覺得頭痛，覺得心怯。他們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國家去制訂選舉辦法，分裂之心圖窮匕見，怎能不作賊心虛？

他們講得最多的正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他們卻露出了馬腳。這個國際公約，是否就是一個地方行政區、一個城市有資格去簽署呢？完全不是，必須是主權國家，成為了聯合國的會員，才可以簽署的。他們究竟是想像一個國家的總統，還是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必須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長官？如果他們想渾水摸魚，當然過不了關，所以頭痛非常，心虛不除，就有所謂緊箍咒的問題，毫不奇怪。

面對有關中環環用碼頭的失實指控，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日前撰文批評部分團體「利用現有制度和程序，試圖癱瘓甚至推倒多年幾經諮詢、匯聚各方意見而成，臨近最後階段的碼頭設置」。先有報章誣指碼頭計劃讓放軍「佔據」中環，後有團體在網絡散播反對信件，結果令城規會在接受申述的最後一刻，收了近萬份申述書。

保護海港協會主席徐嘉慎在2003年以司法覆核挑戰填海，由於《保護海港條例》假定填海需被限制，政府在終審庭上訴失敗，填海延期。徐嘉慎日前指軍用碼頭計劃是「港府向解放軍送禮」，為了所謂「護維港、趕解放軍」，表示會考慮司法覆核。政客、團體混淆視聽，為撈取政治籌碼而反對不是鮮有。事實上，局長早已解釋：軍用碼頭設置在中環填海區，是源自中英兩國於1994年的《軍事用地協議》（協議），而特區政府與駐軍不會簽署撥地契據。近年司法覆核成為常用的手段，挑戰政府各方面的政策，以法律處理政治問題，政府施政不

免面對阻力。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早已留意到這趨勢，並提醒大眾：法庭並不是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地方。法庭只會檢視法律（legality），看看決策者有沒有依照相關法例，考慮各種因素，從而導致合理的決定。法庭不會干涉政策的利弊（merits），如在朱綺華案，法官處理的只是《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對港珠澳大橋的要求，而不是延誤工程所增加的费用和損失。可見，法庭不應是一個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牽涉各方利益的地方。

早前，黃毓民因非法集結罪應法庭抗辯不獲法官接受，便在法庭揚言除了立法會抗爭，他更要「司法抗爭」；陳偉業更冒犯法官，指他有「政治任務」。近日，又有露宿者揚言要司法覆核政府天橋的綠化工程，挑戰城市規劃。這些社會事件實屬福利、民生、政治等議題，卻被帶入法庭，法庭的政治成分愈趨明顯（politicisation of court）。若然最終法庭和確當程序被政客脅持，港府、大眾定當付上代價，承受低效率、畏首畏尾（defensive）的行政文化。

「佔領中環」乃反對派「唯我公義」心態作祟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佔領中環」呼聲近日甚囂塵上，這個由法律學者自編自導自組織的激進行動，美其名曰「公民抗命」，本質上卻是要藉着「霸佔」本港市民生活及經濟發展作籌碼，迫使中央接納他們所鼓吹的普選方案。就「佔中」行動將對本港各方面造成的影響，不少有識之士早已作出評論及警告，筆者在此不贅。但就反對派所提出的「佔中六部曲」而言，正好再一次體現其「唯我公義」的思想，不惜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來成全少數人的理念，這對推進2017年特首普選毫無幫助。

「佔中六部曲」的本質是罔顧法律的不民主方案，這從三方面的事實可證明。首先，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本港的政改必須經過「五部曲」，先是由特首報請中央啟動政改機制，再由特區政府進行公眾諮詢及擬訂共識方案交立法會表決。可見提交方案和諮詢公眾都是政府的憲制責任。但戴耀廷的「佔中六部曲」卻別除了政府角色，改由他們去提出「片面式方案」和「偏聽式諮詢」，然後將所謂「萬人方案」強迫全港市民及中央接受，否則便會以「公投」並「癱瘓中環」作威脅。

「佔中」乃罔顧法律的不民主方案

社會是多元化的，反對派舉辦的諮詢會能否確保做到兼容並包？愛國愛港組織發表的意見，他們又會如何處理？若這些反對派諮詢會只能容納自己人的意見，那麼提出的政改方案也只屬於某一派別建議，其實可以在現行的官方諮詢機制中發表，毋須用擾民和佔領手段去強加於民。戴耀廷這種「唯我公義」的心態，猶如法國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的變調，成為「朕即正義」、「朕即法律」。

其次，戴耀廷身為法律學者，卻無視《基本法》並無「公投」機制，而香港特區也沒有剩餘權力去辦「公投」，故「公投」屬違法違憲的事實；企圖透過少數人參與的「公投」結果，以寡壓眾，綑綁700多萬市民接受反對派方案。回顧當年



鍾樹根

有不同政見，但彼此間只是對所代表的選民階層，以及民生議題持不同立場，卻不見有地方首長表明要以地方力量去改變國家政體。例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就槍械管制、同性婚姻、中產徵稅、增加社福等議題取態各異，但都不會提出要推翻美國的聯邦共和政體。此外，對香港特首不可與中央對抗的要求，就是在港英年代所委任的港督也有同樣的要求。翻查當時香港的憲制性文件《皇室訓令》第二十六條（8）及（10）款：總督不得以皇室名義批准：「損害皇室特權、損害居住在香港以外的英國臣民之權利及財產」、「包含皇室曾經拒絕或不批准之條款之法案」；《殖民地規例》第105條：「總督是向女王負責並代表女王獨一無二的最高權威」。由此可見，部分港人眼中的「民主老大哥」英國也是不容許所委任的港督與英國本土對抗或損害英國利益。那些喜歡緬懷殖殖時代的反對派人士，是否應該更客觀去看待特首人選不可抗中的問題呢？

歷史告訴我們，妄圖追求一己「絕對公義」，必將衍生出「絕對邪惡」。期望激進反對派及戴耀廷能引以為戒，收回「佔中」的建議，從合法性、求同存異的途徑去追求香港的普選。

特首豈能與中央對抗？

早前有關喬曉陽主任指出特首要愛國愛港，不能允許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擔任的底線，筆者認為是合理的，因為有關規定是合乎「一國兩制」、《基本法》及國家憲法。若我們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並以推翻中央為目標的特首，試問對香港及國家有何好處？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的地區領導人或與中央領導人來自不同黨派，

馬彥

香港非「皇帝女」「佔中」嚇走企業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日前接受《文匯報》專訪時指出，香港並非「皇帝女」，不穩定的政經環境肯定會損害香港經濟利益，反對派威脅稱倘中央政府不接受他們的方案，他們就不惜「佔領中環」放「核彈」，這如玩「高危、高風險」遊戲。實際上，香港的優勢開始削弱，再無本錢經受泛政治化的衝擊，反對派發起「佔中」，進一步損害香港營商環境，嚇走企業和資金，是損人不利己的政治行動。香港此際更應集中精力增加自身競爭力，穩住經濟，「佔中」分子干擾香港發展的行動應懸崖勒馬。

反對派常說，香港並非只有經濟追求，不同意發展是硬道理，香港人均GDP已達富裕社會階段，以為香港是「皇帝女」養尊處優，大型跨國公司會繼續首選香港開設總部，外來投資仍然源源不絕，香港優勢會持續。

的確，上世紀80年代，港人藉着獅子山下精神，創造了許多香港經濟的奇跡。但時移勢易，在21世紀的今天，隨着亞洲多國和內地多個城市相繼發展，區域競爭越來越激

烈，其他城市和香港的差距亦逐漸減少，甚至近年來有不少優勢被對手迎頭趕上，香港可以內耗的本錢買少見少，經濟形勢嚴峻。香港碼頭貨櫃吞吐量早在2005年失去冠軍寶座，去年勉強保住季军；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去年底發布的《2012中國城市競爭力排行榜》顯示，香港雖然繼續在全國城市競爭力排名中居於首位，但優勢卻逐年縮小。「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自今年初發起「佔中」後，有以中環為總部的跨國金融、商貿企業，已着手評估「佔中」對本港營商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並開始研究鄰近哪些地區適合取代本港作為公司總部，作「撤離香港」的最壞準備。這些說明，香港經不起嚴重社會衝擊，反對派缺乏憂患意識，忽視香港的競爭力，以「佔中」放「核彈」，嚇走企業和資金，令經濟活動萎縮，香港將失去得之不易的傳統優勢。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名聞遐邇，但是香港的金業同樣面對其他城市激烈競爭，港交所曾創全球IPO集資額「三連冠」紀錄，去年已驟然跌至第四。「佔中」者此時以中環作為「佔領」要脅的目標，看準國際金融中心的要害加以「佔領」，予人騷亂的恐懼感，這無疑增加投資者的憂慮，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添上陰霾。全球過去發生多起針對外國金融中心的政治事件，包括2011年的「倫敦大騷亂」和同年的紐約「佔領華爾街」，嚴重損害地營商環境和金融中心形象，前車可鑒，港人須慎防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衝擊。香港近年來的泛政治化已成為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瓶頸，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高鐵香港段、西九龍文化中心等項目，都因泛政治化的爭鬥，錯失發展良機。反對派不惜把民生事件政治化，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無限放大，置香港整體利益於不顧，「佔中」行動不但有違法治核心價值，而且把香港經濟發展和金融中心地位變成自己的籌碼，令市民更加擔憂泛政治化惡化香港營商環境。「佔中」分子應停止所有損害經濟民生的行動，懸崖勒馬。